



OSID

交往视域下人的自我健全发展审思

段培燕^{1,2}

(1. 安徽省中医药科学院亳州中医药研究所, 安徽 亳州 236800;
2.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人的自我健全发展包括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德性自我的协调统一。当前,相较于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德性自我发展不够充分,局限了自我发展的多维可能性。人的自我健全发展应包含全面、自主、独立、智慧等德性要素。在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既是自我得以健全发展的重要途径,亦是自我健全发展的内在要求。正确的社会交往可以推动自我发展实现从“去成为”到“成为自己”、从“物的方式”到“人的方式”、从“精致利己”到“他者视角”的实践转向,而交往中的利他行为突破了以我为中心的“物的思维方式”,帮助个体在敞开自我走向他者的过程中提升精神自我,升华德性自我,实现自我健全发展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社会交往;自我发展;利他行为

中图分类号:B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3)02-0097-05

人的自我发展有两条实践路径,一是围绕“自然自我”展开的向内而生的活动,这一过程从以感官满足为标志的“物质自我”到“精神自我”次第展开;二是围绕“德性自我”展开的向外而发的活动,是个体敞开自我朝向他者、实现自我完善的升华过程。现实生活中,“物质自我”僭越“精神自我”和“德性自我”的现象常有发生,突出表现在以追求物质利益或能够代表物质利益的名义、地位、权利等为主要价值指向。这势必局限人的发展向度,使人深陷物质漩涡,在强化物质力量的同时被其所反噬和僭越,失去人对物的支配和控制地位。唯物史观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我健全发展必须依托社会交往并在社会交往中得以实现。探究社会交往对自我健全发展的影响以及提升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人的自我健全发展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不管经济社会怎么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不懈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人民至上,为了人民、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健全发展的恢宏历程。现今,人们最大限度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表达等保障自我发展的手段,但相较于外在条件,全面、自主、独立、智慧等内在“德性”品质更能反映自我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一)全面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0}。这种全面是人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包括个性、能力、知识的协调发展,包括人的自然素质、社会素质、精神素质的共同提高。这就意味着,从主体发展角度看,人在满足动物机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机能,如积极发挥人在思想、精神和德性等意识层面的能动性,实现人作为普遍而自由的类存在。全面也体现为多样,代表非同质化。多样是自我全面、整体发展在实践层面“活”的体现。唯物史观认为,每个现实的人不过是在属于自己的历史条件中进行感性对象性活动。因此,其发展的维度与向度则会呈现出多种样态,其评价标准也要体现出多维性。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一些与人的发展的全面属性相背离的现象,如“无目的的物质

收稿日期:2022-09-21

基金项目:安徽省中医药科学院亳州中医药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全媒体时代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研究”(BYK2124)

作者简介:段培燕,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至上主义”,已悄然成为一股使人机械趋同的外在力量,凌驾于自我全面发展之上,“物质产品的重要性夸大到一种象征——成为智力、能力和远见的象征,甚至夸大到把不拥有物质产品视为愚蠢和失败的象征”^{[2]96}。物质上的永不满足,必然导致自我发展内卷其中,人的思维也被物质化、机械化、功能化,使人过于物质化,与全面发展不相吻合。

(二)自主性

所谓人的发展的自主性,即“当且仅当行动是‘通过行动者自己’,不受强迫以及‘不是出于无知而展开的’,它才是自主的”^{[3]85}。自主,表现出来的是人在理性思维和行为选择等方面的自由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具有双重指向性。一是向内指向自己,标志着个体内在力量的不断壮大和自主感的不断提升。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个体既能够跳出物质层面的狭小圈域而朝向“精神自我”和“德性自我”的不断完善,又能够保持自我发展定力,摒弃以他人标准作为裁度自我发展向度的依据,打破围绕去成为他人所期望成为的样子来扩展自我的怪圈,从而保持自我发展的完整性和有序性。二是向外指向他者。内在拥有自主性、完整性和有序性的人,直接投向外部,就会以一种正确的姿态处理本我与他的关系。这种自主表现为既不丧失自我、依附他者,又不过度干预、侵犯他者权利,能够在他者与自我之间保持合理的边界。

(三)独立性

独立是个体健全发展自主品质的具体表现。独立而不孤立,是自我成长的内在要求,是自我心理成熟的内化原则。独立内含责任、担当与情怀,“它会导致善的绽放”^{[4]218},体现在个体自我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在自我关系层面,独立意味着个体内在特性的完整性,凸显个体所特有的需求、兴趣、个性特征,强调认知、情感和动机等过程的个体独立性。独立也意味着心理不畏惧,表现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积极肯定自己,同时悦纳自己,不会因为追求所谓的安全感,而把自我交付给另一个强大的力量,以此来除掉自我独立时无法面对和承受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除掉自由的负担”^{[5]100}。就社会关系而言,独立表现为以“共在”的方式来构建社会关系。“共在”不仅指人与人之间基于时空的共同存在,还指基于不同主体之间视角互易性的共同存在^{[6]13}。实现不同主体之间视角互易性共同存在,需要交往双方彼此承认各自的个性。独立的亦即有个性的。个性,强调自我发展的心理成熟度,包括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和自我意识三个层面,

是个体进行自我认知、选择、判断、决策的内在动力机制。具有健全个性的个体能够视物为自我发展的手段,强调人对物的主体地位;能够正确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适度的距离,既不依附别人、让渡自我,亦不控制占有别人。同时,具有健全个性的个体能够主动创造条件,心向他者,在关照他人、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自我发展的高度。

(四)智慧性

智慧是个体自主、独立后的整体关照,表现为为主体对与之所发生的关系都具有敏感性和深刻的洞察能力。亚里士多德说:“智慧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并且与最高等的事物相关。”^{[7]192}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科学即理性思维能力,属于使人能够自主、保持独立的条件范畴;“努斯”指向至高的善,属于德性层面,涉及伦理向度,主要通过交往实践来达成,体现为“我”的存在的为他性价值追求。健全发展个体的智慧性至少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具有“对象情怀”。所谓“对象情怀”,指基于某一对象而表现出的一种综合状态,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能够换位思考,不以“自我”标准裁度、评价甚至左右对方的思想行为,双方关系并非对抗,而是呈现出一种互构互证的交往状态。二是保持敏感性,具备“爱”的能力。“智慧的本质正是敏感性,也就是爱。”^{[4]218}这里的“爱”具有双重指向,即爱己与爱他,两者是辩证的,爱己是前提和基础,爱己的目的是成己后达人,爱己的正确方式是能够在宁静与兴奋两种相反的心理机制间自由切换。宁静,讲求自我构成的各要素,如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德性自我能够全面协调发展,指向自我本身的提高。兴奋,强调自我走向他者的开放姿态,以及对他人诉求的敏感度,关注自我如何走向他者,正确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其核心和本质在于找到正确恰当的相处方式,最终实现整全自我的不断完善。

二、正确社会交往与自我健全发展的生成关联

唯物史观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是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交往是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交往水平决定人的发展程度。从交往发生的性质看,可以勘定为真正的交往和异化的交往两种。真正的交往突出人的自我价值与体验,尊重个体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强调人的自我发展的多向性、包容性。异化的交往被“物”的利益所裹挟,压制人的个性,交往功利化、单向化。

互证互生、开放包容的正确社会交往推动自我实现健全发展。

(一)从“去成为”到“成为自己”

作为个体的自我并非抽象的固有物,而是一种在关系中通过关系并反作用于关系的“去成为”运动。“去成为”可理解成一种“出离”,在这种出离之后,如果自我没有失去必然性,那么“去成为自己”就是回归,就是必然的运动,如果失去了必然性,就意味着在可能性之中无家可归^{[8]38}。“去成为自己”是自我往返于出离与回归的本质,是自我健全发展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如果去成为他人所期望的样子或者成为个体内在不合理欲望的外部投射,那么,“去成为”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的背离。然而,无论哪种性质的“去成为”运动都将展开于具体的交往环境中。轻松的、发自内心的、丰富而自然的交往可以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基础上满足人的情感性等需求,让人朝着“自我”方向发展,实现“成为自己”。反之,则会让人的发展偏向、孤立,甚至扭曲。

(二)从“物的方式”到“人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158}。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人得以存在的前提,然而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以及在需要的不断再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这种合理性、正当性、价值性关系正在发生转变。作为客体的物逐渐凌驾于主体的人之上,并渗透在人的思维的各个层面,影响并改变着人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人的发展逐渐成为求取更多物质财富的手段而非目的。人在交往中也被逐渐“物质化”,人成为手段,人与人之间情感淡漠、关系疏远、社会距离拉大,其本质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58}。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推行真正的交往,即“按人的方式”所进行的人与人之间“以互补为目的”的交往”^{[10]54}。摒弃“物的方式”,交往中不以物化姿态出场,不把对方视为自我更高程度物化的手段,不通过占有对方、控制对方“为我所用”,而是牢牢树立人的主体地位,强调自我发展的多维多面性,推动“物的关系”向“人的社会关系”转向,实现个体自主性发展。

(三)从“精致利己”到“他者视角”

现实生活中,基于物的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极易导致以自我为绝对中心的精致利己主义,视对方为自我发展的手段,有的甚至表现得冠冕

堂皇。比如,强调“比较”,或者拿甲与乙比较,或者拿期望中的甲与现实中的甲比较,忽视个体自我兴趣、能力、接受心理等实然状况,一味以名次、成就为价值追求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无意中会导致关系疏离,导致交往双方地位不平衡,一方占据高位起主导作用,占有与控制另一方。此时,尽管以爱为名义,实质是把对方作为自我内心欲望的外在投射,肆意要求对方成为自己想要其成为的样子,没有真正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自我健全发展,不仅只发展自己,还应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促进他人发展,因为他人发展也作用于自我发展。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每个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树立正确交往意识,把与他人交往作为自我发展的重要途径,把交往的大环境作为共同塑造的对象,抛弃精致利己主义,培养利他思维,以他者视角调整交往姿态,实现由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到关注交往对象的转向,提高交往品质,也可以提高自我发展质量。

三、交往中的利他行为是自我健全发展的强力推手

利他,从个体实现角度看,是一种互生互证的生命交往过程。利他行为,通常被定义为降低自身生存适合度以帮助其他个体的行为^{[11]99}。例如,被时代所弘扬和倡导的雷锋精神、志愿者精神。利他行为使个体在走向他人的过程中敞开自我,交往双方以共在的方式组建起人的生存样态,展开人之所是的多维性和可能性,活出人之为人的德性。利他交往,是个体点亮自性之光,走向自我完善的必然路径。

(一)利他行为可以成就自我

1. 利他行为有利于自我觉醒

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我们获知,长期浸染于既定的不健全的群体环境,不仅会弱化个体判断和辨别世界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遮蔽了个体体认多维世界的高度与视野,致使人逐渐陷入固化与短视。当然,作为自为的存在,与靠本能适应环境的动物不同,人能通过自我意识进行不断的学习与获得。利他行为,打破以自我利益为圆心的行为尺度,为个体“以自我为中心”的生长环境注入了新生力量,帮助个体实现了由“个人视野”到“整体视野”的转向。利他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无目的的付出是利他者自愿选择利他行为的内在支撑。对于个体来说,尽管是无目的的付出,但由此而扩展开来的利他环境像一道自性之光,为自我发展与完善开辟了另一个向度。正如《塔木德》开篇所言:“如果我们不为自己努力,我们靠谁?如果我们只

为自己努力,我们成了什么?”自利才能利他,自觉才能觉他,但自利、自觉的目的始终是朝向他者,走向他者,在与他者共存共在中实现自我德性的升华。

2. 利他行为有利于提升自我感

自我感是个体对自我存在的感知。利他行为在个体存在过程中提升自我感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塑自我存在的方式。5G 技术带来了智能化时代,新兴技术以强大外力重新塑造了这个世界,在日益强化的技术格式统摄之下,日常事务被赋予的新功能大都与生命感无关^{[12]30}。新技术在改变人的体验方式的同时,也左右了人的思维方式。由机器导致的“人的机械性会不断演化成为人类本质属性的一部分,技术对人的专制,不是拓宽人的交往范围,而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冷漠”^{[12]32}。利他行为是对人的生存方式的唤醒。人的生存方式,指人的现实生活的表现样式,是人表现和实现现实生活的具体的相对稳定的形式^{[13]27}。利他的生存方式摈弃了自我生存的唯物质性、虚假性和狭隘性,把自我置于积极的关系建构中,通过利他,敞开了自我在既成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社会性、现实性和可能性^{[13]28}等方面的生成路径。二是提升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14]301}因此,衡量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于依据一个人为社会和他人做出了多大贡献,而非金钱和权利的占有状况。利他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亲社会行为,保障了自我存在的社会认可度和接纳度,为自我发展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提供了必要的心理支撑。同时,在利他过程中,利他者既可作为经验者体认自我,获得自我认同,提高自我效能感,又可作为旁观者发现自我、完善自我、超越自我。总之,利他者实现了“个体我”到“公共我”的转变,提高了自我存在的高度,在向上向善内驱力的护航下,实现了德性的升华;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活出(成全)了自我,凸显了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人性的复归。

3. 利他行为有利于强化个人体验

引发利他行为的心理机制,从个体层面看,包括声誉选择、直接或间接互惠利他、文化驯顺,从社会层面看,包括群体选择^{[15]65-74},而无论哪一种,都给个体带来积极的体验。一是激发自我成长中的高情感,如责任、慷慨、关怀、共情、分享、敏感。二是改变了“我一他(它)”占有对抗式关系。物欲围裹下开启的关系,交往双方凸显的是“力”的较量,各自的自我永远占据高位,在利他行为中,个体自我消解,自我需求跳出狭隘圈域,融他人发展于个体生命结

构中,从伦理角度上实现了我的存在的为他性,符合新时代新型关系构建之需。三是净化了道德环境。人是环境的产物,亦是环境的创造者。5G 时代为利他者实施利他行为突破了时空限制,新时代青年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能够根据自我条件恰切地选择网络利他行为,以此获得充分的自尊,形成积极的自我图式,并把这种获得性的积极体验延伸至现实生活,实现线上线下道德环境的良性优化,为走向真正的共享社会奠定道德基础。

(二)利他行为需要多措并举

利他行为所产生的心理共鸣和伦理道德,体现为利他者对非亲缘关系人的接纳、理解、宽容、同情、关爱与责任,是一种受社会肯定与弘扬的美德行为。利他行为需要全社会营造氛围,形成合力,给予保障。

1. 构建良好利他社会氛围

唯物史观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172}这就需要从整个社会层面营造一种想利他、能利他、会利他的良好社会风尚。要加强顶层设计,优化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落地实施。要加强法治建设,突出法治规范引领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明晰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健全法律法规监督机制,完善社会奖惩机制和评价机制,保障利他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要加大对精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强精神文化产品的创新开发,鼓励全民读书、全民爱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饱含奉献、互助、利他的精神养料,优化宣传形式,打造全景敞视宣传氛围。要借助新媒体,通过新形式让利他行为飞入寻常百姓家,植入人的自我发展结构中,使“精神之我”和“德性之我”与“物质自我”同步同向发展。要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呼吁社会形成正确舆论导向,及时宣传身边利他者行为,坚决抵制“搭便车”的不当得利行为,创造愿意利他、敢于利他的良好社会风气。

2. 改善家庭教养方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体成长的第一所学校,是优良道德养成的起点。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会对个体“三观”塑造、情感表达、品格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左右个体利他行为发生的概率和频度。好的家庭教养方式表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家庭关系是有序完整的。有序完整的家庭关系源于父母、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是一个发展共同体,彼此相互支持、成全,而非各自内在欲望的相互投射。在这种关系中,摈弃了比较、占有、控制等侵犯他人发展空间的分裂相处方式。在此家庭关系下成长起

来的个体,具有积极的内在准备状态和强大的内在发展力量,自主感和自尊心强,具有与人合作的友善品质,而这些正是促使个体做出利他行为的关键因素。二是情感温暖。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在成长过程中给个体被关爱被关注的积极体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行为和态度的强化,会模仿助人行为并融入自己生活进而做出利他行为。同时,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个体会从收益的角度考虑,做出助人行为以获得赞扬、奖励和未来回报^{[16]943}。实现良好家庭教养方式,依赖于父母,需要父母做到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德性自我的协调发展,而首要的是摆正物质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合理位序,形成正确的物质利益观和交往观。以此为基,形成良好家庭教养方式,将促进利他行为从家庭小气候延展至社会大场域。

3. 提高个人利他德性修养

提高个人利他德性修养需要在日常交往中培养个体主动践行利他行为的意识和能力。这种主动能力体现在自我存在的为他性的社会角色意识中,通常的表达式为:我能为你做什么。展开言之,一是保持对他人情感体验的敏感性,包含对他人痛苦、遭遇的感同身受以及给予关切和帮助的责任和义务两方面。这种他人意识是做出利他决策的根本依据。二是施于他人健全爱的能量。“真正的爱,是一种创造性的表现,它意味着关切、尊重、责任及智慧。它并非令人‘感动’,而是积极地促使被爱的人得以成长与获得幸福,它发自个人本身爱的能力。”^{[17]110}具体的表现方式为“给予……”的过程,给予……前若有前置性条件,则是对爱的背离;给予……后若限定了给予内容的范围和程度,如以牺牲、丧失某物为标准,则是对爱的僵化。实际上,给予的过程,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心理或者精神上,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共建共享,给予者与被给予者以生活这个共同体为背景,展开不同生命体验的对话,在彼此创建的共同空间之中,作为主动的一方以自己的积极能量帮助或者唤醒另一方主动走出困境。以此为基,促使对方也成为下一次生命互助的献出者,爱的相互传递与感染成为持续利他的动力之源。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手稿[M]. 刘丕坤,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2] 蒋建国. 网购成瘾: 商品幻象与循环型自恋[J]. 探索与争鸣, 2020(3): 93-99, 195.
- [3] 刘露. 人的问题: 普罗提诺论自我、自主与自由[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9.
- [4] 克里希那穆提. 教育就是解放心灵[M]. 张春城, 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
- [5] 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
- [6] 许茨. 社会实在问题[M]. 霍桂桓,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 [7]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8] 王洪琛. 卡利古拉: 自我的边界与自由的困境[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09(3): 36-39.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刘文艺. 社会对抗: 马克思交往异化思想的实质[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5): 53-57.
- [11] 郭庆科, 冯琳琳. 善有善报: 利他行为得到回报的心理机制[J]. 齐鲁学刊, 2016(5): 99-105.
- [12] 张艳梅. 后媒介时代的伦理隐喻[J]. 探索与争鸣, 2020(6): 30-32, 157.
- [13] 万光侠. 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阐释[J].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24-29, 92.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5] 博姆. 道德的起源: 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M]. 贾拥民, 傅瑞蓉,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 [16] 常洪铭, 严万森.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利他行为的影响: 多重中介模型[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2(6): 939-944.
- [17] 弗洛姆. 自我的追寻[M]. 孙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乡 下]